

起风了

(插图版)

〔日〕堀辰雄 著
小岩井 译

起风了

〔日〕堀辰雄 著
小岩井 译

起风了 / (日) 堀辰雄著; 小岩井译. — 北京 :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, 2016. 4
ISBN 978-7-5502-7198-2

I. ①起… II. ①堀… ②小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日本—现代 IV. ①I3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036678号

起风了

作 者: 堀辰雄

译 者: 小岩井

责任编辑: 侯娅南

封面设计: 木夕设计

版式设计: 杨 芬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

(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 83 号楼 9 层 100088)

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 58 千字 787 毫米×1092 毫米 1/32 4.25 印张

2016 年 5 月 第 1 版 2016 年 5 月 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502-7198-2

定价: 28.00 元

未经许可,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本书若有质量问题, 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。

电话: 010-82069336

目
录

序曲	1
春	10
起风了	27
冬	76
夜	101
死亡阴影之谷	110

序 曲

我想起，那是些夏天的时光。那时你总独自站在一片芒草茂密的原野之中，心无旁骛地作画。而我总是躺在一旁的白桦树树荫下，悄悄地凝望你。

黄昏来临，你会放下纸笔来到我的身旁。我们便牵着手静静待一会儿，依靠着彼此的肩膀，遥望远方。远方有一大片浓厚的积雨云，镶嵌着朱红色的边缘，层层叠叠地遮住了地平线。那渐渐迎来日暮的地平线之处，仿佛正在孕育着什么……

在那些日子的某个午后（时已近秋），你将已经完成的画作挂在画架上，我们随意躺卧在白桦树的树荫里，一起吃着果子。空中浮云似流沙，无声流淌在天际。蓦地，无端起了一阵疾风。在我们的头顶上，可以透过树叶间隙窥看的一抹天蓝色时而伸展时而狭细，几乎同时，草原那边传来什么东西突然倒下的砰然声。那应该是我们支在那边的画与画架同时倒下的声音。我一把拉住急迫起身想要去看看的你，莫名地不想让你离开。

好像就在那一瞬间，生怕什么东西会彻底失去一般，只想把你留在我身旁，只想，和你在一起。

而你也由着我的任性，便也没有走。

无常如风起，人生不可弃。

我反复吟诵着这脱口而出的诗句。你依偎在我身上，我的手搭着你的肩。过了一会儿，你终于脱开我的手，起身而返。还没干透的画布此时已经沾了不少细草，你把它

重新放回画架上，费力地用调色刀刮着草叶，一边说：

“哎呀！如果我们刚才的样子被父亲看到可就不好啦……”

你回过头微笑着望向我，不知怎的，我却在你的微笑中看到了调皮的暧昧。

“再过个两三天，我父亲就要来这儿啦。”

某个清晨，当我们漫步在森林之中，你突然如此说起。我有些不满似的沉默着。于是你盯着这样的我，用略带沙哑忧伤的声音对我说：

“到那个时候，我们也不能再像现在这样散步了吧……”

“无论想怎么散步，只要你想就可以。”

我还是显得不太高兴，但也感受到了你眼里向我投来的些许忧虑，我却假装没看见。

我佯装在关注头顶上那些树梢之间婆婆摇曳的声响，避开你的视线。

“父亲来的话，肯定不会让我随意走动的……”

我终于按捺不住心中的焦虑，用笼罩着乌云般的眼神看向你。

“那么，你的意思是我们之间只能到此为止了吗？”

“可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啊。”

你这么说着，似乎早已下定了决心，凝视着我，试图展露出一丝微笑。啊，可是此时你的脸色，不，甚至是你嘴唇的颜色都是如此苍凉惨白！

“为什么突然就变成这样了呢？你看上去明明已经愿意把一切都交付于我了呀……”

我露出百思不解、头痛欲裂的模样，稍稍走在你的后头。山路逐渐狭窄起来，两旁尽是一些裸露出来的树根，我们越走越不轻松。

这一片树木看起来更加茂密，空气也变得清凉空寂，小小的洼地随处可见，陷在地面上。

突然，我脑海中闪现出这样的想法：我是你在这个夏天偶然邂逅之人，而你对我尚且如此温和顺从，更何况是你的父亲，以及那些包括你父亲在内对你的一切都要横加干涉与支配之人，是否你就更加地温顺老实，听之任之呢？

“节子！如果你真是那样的人，我会更加、更加地喜欢你的！我要更加努力领悟和掌握好自己的生活，然后堂堂正正地去迎娶你。在那之前，你像现在这样待在你父亲身边做你自己也好……”

我对自己的内心说着这样的话，但似乎又想要征得你的同意一般，情不自禁地握住你的手。

你就那么任由我握着你的手，彼此都沉默着。我们始终牵着手，止步于一个小小洼地前。

那深深陷入地面的小小洼地的底部，生长着茂密的凤尾草。

阳光此刻正穿过那数不清的枝丫，又从低矮的灌木丛之间的缝隙，艰苦跋涉一般降落在凤尾草之上，留下若隐若现的少许光影荫翳，伴着徐徐微风，轻轻摇曳。

我与你，光与影，是以何等黯淡的心情默默欣赏着眼前的光景。

那之后两三天的一个傍晚，我在食堂看到你，以及前来迎接你的父亲，在一起用餐。

你笨拙地躲着我，故意背对着我。

然而待在父亲身边的你，就算只是无意之间表现出的神情与动作，都让我感受到了一个之前从未见到过的、犹如小姑娘一般的你。

“即使我此刻叫喊她的名字……”我自己嗫嚅道，“她也会保持冷淡，而绝不会往我这边看的吧。就好像我叫的名字已经跟她没有关系了一般……”

当晚，我独自一人百无聊赖地出去散步回来后，又在寂静无人的旅店院子里徘徊许久。

山百合散发着清香，我神情恍惚，凝视着旅店中仍然透着光影的两三扇窗。此时一阵薄雾袭来，仿佛有慑于此似的，窗里的灯火一盏盏地熄灭了。于是乎，我感觉旅店内部彻底变得一片漆黑。黑暗中隐隐传来轻微的吱呀声，有一扇窗户被轻缓地打开了。

一位披着蔷薇色睡衣的年轻姑娘，倚窗而立，静女其姝，暮夜无知，而我知道，那正是你……

后来你还是走了。自从你们离开后，日复一日，我只感到胸闷气短，思念难挨。

那种近似悲伤的幸福所笼罩的心境，我至今仍可清晰忆起。

那段时间，我终日把自己锁在旅店内，哪儿也不去。我开始捡起了之前一度由于你的出现而荒废的工作。而我

自己也未曾想到，我竟然平静地沉浸到了工作之中。在此期间，时光流转，季节变换。终于，在我准备启程出发的前一天，我总算从旅店出来，久违地散了一次步。

我在森林中漫无目的地走着，发觉树木的枝干已经萧索，远远望得见早已人去楼空的别墅阳台。枯叶夹杂着菌类的气息，这味道让我感到季节变化的新奇，原来时光荏苒间，我与你已分别如此之久。此前，我曾在内心一直深信，与你的离别只是暂时而已。或许正因如此，才让我察觉到时间的流逝有了一种与以前不再相同的意义。

不久我将真正了解这份时间的意义，尽管在那之前，我始终迷茫与彷徨。

十多分钟后，我来到了这片森林的尽头，刹那间感到神清气爽。我走在一片草木丛生的草原上，一眼便能看见远处的地平线。那一棵白桦树的树叶业已发黄，那是在夏日时光里躺着看你画画的地方。此时的我和往昔一样躺

着，而那时候常常被积雨云遮盖的地平线一端，如今却只有随风摇曳的雪白色芒草穗，密密麻麻一路蔓延，直到遥远的山野清晰地描绘出远方山脉的线条。

我凝神遥远的群山，像是要把那些线条印刻入脑海。在这一刻，我终于感悟到，原来大自然赐予了我如此美妙的眷顾。这份感悟一直潜藏在我心中的某处，直到此刻，才开始清清楚楚地进入我的意识之中……

春

三月已至。

某个午后，我一如往常地随意散步，佯装漫不经心路过似的来到节子的家。一进屋，便看到节子的父亲站在门边花丛中，戴着干活时用的大草帽，单手抄着花剪修剪草木。一见是他，我如同小孩一般拨开枝丫走到他身边。一番随意的寒暄后，我满脸好奇地看着他干活。等我整个人走入花丛后才发觉，这一圈的细小花枝上有白色的小东西星星点点地闪着光，应该是花蕾。

“她最近气色好像好了很多。”节子的父亲突然转过身，跟我聊起订婚不久的节子来。

“等她精神再好些，就让她去疗养院待一阵子，你觉得呢？”

“那自然很好……”我装作将注意力集中在眼前一个闪亮的花蕾上，似是而非地回应着。

“这期间，要找找看有没有什么比较适合的地方去……”节子的父亲不介意我的似是而非，自顾自说着，“节子说她也不清楚F疗养院怎么样，我听说你认识那家疗养院的院长？”

“是的。”我心不在焉地回答，费了点儿劲把刚看到的那根长有白色花蕾的枝条拉到手边。

“你说，她一个人在那边能住得惯吗？”

“那里的人貌似都是一个人住的。”

“可她很不愿意一个人住在那儿呀！”

节子的父亲露出为难的神色，虽然他没有再看向我，只是用力剪下了眼前的一根树枝。这个时候，我终于忍不

住开了口。我想，他也是在等着我说这句话吧。

“如果需要的话，我可以陪她一起。我现在手上的工作，应该能在起身出发前做完……”

我说完后，缓缓松开了刚才抓在手里的花枝，同时看到节子父亲的神色也变得明朗了许多。

“你愿意帮忙，真是很感激。虽说这么一来，真是太麻烦你了……”

“不麻烦，也许对做和我类似工作的人来说，住在那种山里面反而能更加专心工作……”

随后我们又闲聊了些那家疗养院所在的山区情形。不知不觉，话题又转移到了节子父亲正在修剪的花木上来。某种同样隐藏的情绪在我们之间蔓延，却也让这些无关轻重的话题显得别有趣味……

“节子已经起来了吧？”过了会儿，我有意无意地问道。

“嗯，起来了吧……你去看看吧，没事，就从那边走，

再往那儿一拐就到了……”节子的父亲举起拿着花剪的手，指了指院子里的木栅门。我有些吃力地穿过花草丛，用力打开那已经长满爬山虎而难以打开的木栅门，走进了那个曾经是画室，如今却已成为隔离病房的房间。

节子好像早就知道我来了，只是没想到我会从院子里直接走进来。她穿着一件颜色鲜艳的外套，披在睡衣外面，正横躺在长沙发上，手里还把玩着一顶我从未见过的、有细柔丝带的女式帽。

隔着玻璃门，我一边看着她一边缓缓走近。她貌似也已发觉是我，身子一动，下意识地想要站起来。然而最终她还是躺了回去，面朝我，羞赧地笑着。

“你起来啦？”我有些慌张地在门口脱着鞋。

“我想试着起来，可还是觉得很累。”

她这么说的同时，用疲倦无力的手，将那顶似乎只是